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六百卷：第一百五十一卷至第一百六十卷)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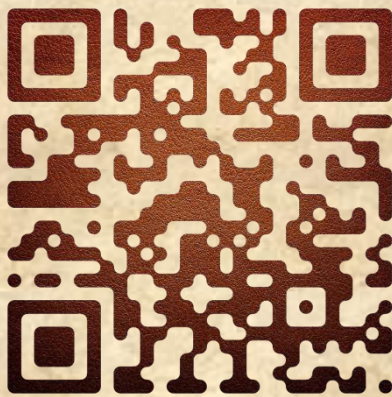
說明

本繁體校正版《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电子书，根据《乾隆大藏经》大乘般若部，第 0001 部，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影印本校正，句讀僅供參考。

本電子書是免費結緣品，特此說明。

仁慧草堂

二〇一九年八月



掃碼關注仁慧草堂微信公眾號

目 录

起誦儀	- 1 -
香讚	- 1 -
淨口業真言	- 1 -
淨三業真言	- 1 -
安土地真言	- 1 -
普供養真言	- 1 -
開經偈	- 2 -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五十一	- 3 -
初分校量功德品第三十之四十九	- 3 -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五十二	- 23 -
初分校量功德品第三十之五十	- 23 -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五十三	- 44 -
初分校量功德品第三十之五十一	- 44 -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五十四	- 64 -
初分校量功德品第三十之五十二	- 64 -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五十五	- 84 -
初分校量功德品第三十之五十三	- 84 -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五十六	- 103 -
初分校量功德品第三十之五十四	- 103 -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五十七	- 122 -
初分校量功德品第三十之五十五	- 122 -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五十八	- 142 -
初分校量功德品第三十之五十六	- 142 -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五十九	- 161 -
初分校量功德品第三十之五十七	- 161 -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六十	- 182 -
初分校量功德品第三十之五十八	- 182 -
補闕真言	- 200 -
迴向偈	- 200 -

●起誦儀

香讚

(一編)

爐香乍爇. 法界蒙薰. 諸佛海會悉遙聞. 隨處結
祥雲. 誠意方殷. 諸佛現全身.

南無香雲蓋菩薩摩訶薩 (合掌三稱)

淨口業真言

(三編)

唵. 修唎. 修唎. 摩訶修唎. 修修唎. 薩婆訶.

淨三業真言

(三編)

唵. 娑嚩. 娑嚩秫馱. 娑嚩達摩娑嚩. 娑嚩秫度憾.

安土地真言

(三編)

南無三滿多. 母馱喃. 唵. 度嚕度嚕. 地尾. 娑婆訶

普供養真言

(三編)

唵. 誚誚曩. 三婆嚩. 禳日囉斛.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合掌三稱）

開經偈

（一編）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五十一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初分校量功德品第三十之四十九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靜慮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苦聖諦若常若無常，不應觀集、滅、道聖諦若常若無常。何以故？苦聖諦苦聖諦自性空，集、滅、道聖諦集、滅、道聖諦自性空；是苦聖諦自性即非自性，是集、滅、道聖諦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苦聖諦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集、滅、道聖諦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苦聖諦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苦聖諦若樂若苦，不應觀集、滅、道聖諦若樂若苦。何以故？苦聖諦苦聖諦自性空，集、滅、道聖諦集、滅、道聖諦自性空；是苦聖諦自性即非自性，是集、滅、道聖諦自性亦非自性，

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苦聖諦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集、滅、道聖諦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苦聖諦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苦聖諦若我若無我，不應觀集、滅、道聖諦若我若無我。何以故？苦聖諦苦聖諦自性空，集、滅、道聖諦集、滅、道聖諦自性空；是苦聖諦自性即非自性，是集、滅、道聖諦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苦聖諦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集、滅、道聖諦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苦聖諦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苦聖諦若淨若不淨，不應觀集、滅、道聖諦若淨若不淨。何以故？苦聖諦苦聖諦自性空，集、滅、道聖諦集、滅、道聖諦自性空；是苦聖諦自性即非自性，是集、滅、道聖諦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苦聖諦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集、

滅、道聖諦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苦聖諦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靜慮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靜慮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四靜慮若常若無常，不應觀四無量、四無色定若常若無常。何以故？四靜慮四靜慮自性空，四無量、四無色定四無量、四無色定自性空；是四靜慮自性即非自性，是四無量、四無色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四靜慮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四無量、四無色定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四靜慮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四靜慮若樂若苦，不應觀四無量、四無色定若樂若苦。何以故？四靜慮四靜慮自性空，四無量、四無色定四無量、四無色定自性空；是四靜慮自性即非自性，是四無量、四無色定自性亦

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四靜慮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四無量、四無色定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四靜慮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四靜慮若我若無我，不應觀四無量、四無色定若我若無我。何以故？四靜慮四靜慮自性空，四無量、四無色定四無量、四無色定自性空；是四靜慮自性即非自性，是四無量、四無色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四靜慮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四無量、四無色定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四靜慮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四靜慮若淨若不淨，不應觀四無量、四無色定若淨若不淨。何以故？四靜慮四靜慮自性空，四無量、四無色定四無量、四無色定自性空；是四靜慮自性即非自性，是四無量、四無色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四靜慮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

四無量、四無色定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四靜慮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靜慮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靜慮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八解脫若常若無常，不應觀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若常若無常。何以故？八解脫八解脫自性空，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自性空；是八解脫自性即非自性，是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八解脫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八解脫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八解脫若樂若苦，不應觀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若樂若苦。何以故？八解脫八解脫自性空，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八勝處、九次

第定、十遍處自性空；是八解脫自性即非自性，是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八解脫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八解脫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八解脫若我若無我，不應觀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若我若無我。何以故？八解脫八解脫自性空，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自性空；是八解脫自性即非自性，是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八解脫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八解脫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八解脫若淨若不淨，不應觀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若淨若不淨。何以故？八解脫八解脫自性空，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八勝處、

九次第定、十遍處自性空；是八解脫自性即非自性，是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八解脫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八解脫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靜慮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靜慮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四念住若常若無常，不應觀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若常若無常。何以故？四念住四念住自性空，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四正斷乃至八聖道支自性空；是四念住自性即非自性，是四正斷乃至八聖道支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四念住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四正斷乃至八聖道支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四念住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

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四念住若樂若苦，不應觀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若樂若苦。何以故？四念住四念住自性空，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四正斷乃至八聖道支自性空；是四念住自性即非自性，是四正斷乃至八聖道支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四念住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四正斷乃至八聖道支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四念住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四念住若我若無我，不應觀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若我若無我。何以故？四念住四念住自性空，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四正斷乃至八聖道支自性空；是四念住自性即非自性，是四正斷乃至八聖道支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四念住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四正斷乃至八聖道

支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四念住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四念住若淨若不淨，不應觀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若淨若不淨。何以故？四念住四念住自性空，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四正斷乃至八聖道支自性空；是四念住自性即非自性，是四正斷乃至八聖道支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四念住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四正斷乃至八聖道支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四念住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靜慮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靜慮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空解脫門若常若無常，不應觀無相、無願解脫門若常若無常。何以故？空解脫門空解脫門自性空，無相、

無願解脫門無相、無願解脫門自性空；是空解脫門自性即非自性，是無相、無願解脫門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空解脫門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無相、無願解脫門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空解脫門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空解脫門若樂若苦，不應觀無相、無願解脫門若樂若苦。何以故？空解脫門空解脫門自性空，無相、無願解脫門無相、無願解脫門自性空；是空解脫門自性即非自性，是無相、無願解脫門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空解脫門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無相、無願解脫門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空解脫門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空解脫門若我若無我，不應觀無相、無願解脫門若我若無我。何以故？空解脫門空解脫門

自性空，無相、無願解脫門無相、無願解脫門自性空；是空解脫門自性即非自性，是無相、無願解脫門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空解脫門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無相、無願解脫門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空解脫門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空解脫門若淨若不淨，不應觀無相、無願解脫門若淨若不淨。何以故？空解脫門空解脫門自性空，無相、無願解脫門無相、無願解脫門自性空；是空解脫門自性即非自性，是無相、無願解脫門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空解脫門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無相、無願解脫門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空解脫門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靜慮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

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靜慮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五眼若常若無常，不應觀六神通若常若無常。何以故？五眼五眼自性空，六神通六神通自性空；是五眼自性即非自性，是六神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五眼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六神通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五眼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五眼若樂若苦，不應觀六神通若樂若苦。何以故？五眼五眼自性空，六神通六神通自性空；是五眼自性即非自性，是六神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五眼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六神通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五眼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五眼若我若無我，不應觀六神通若我若無我。何以故？五眼五眼自性空，六神通六神通自

性空；是五眼自性即非自性，是六神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五眼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六神通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五眼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五眼若淨若不淨，不應觀六神通若淨若不淨。何以故？五眼五眼自性空，六神通六神通自性空；是五眼自性即非自性，是六神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五眼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六神通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五眼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靜慮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靜慮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佛十力若常若無常，不應觀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若常若無常。

何以故？佛十力佛十力自性空，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空；是佛十力自性即非自性，是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佛十力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佛十力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佛十力若樂若苦，不應觀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若樂若苦。何以故？佛十力佛十力自性空，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空；是佛十力自性即非自性，是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佛十力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佛十力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

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佛十力若我若無我，不應觀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若我若無我。何以故？佛十力佛十力自性空，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空；是佛十力自性即非自性，是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佛十力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佛十力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佛十力若淨若不淨，不應觀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若淨若不淨。何以故？佛十力佛十力自性空，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空；是佛十力自性即非自性，是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

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佛十力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佛十力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靜慮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靜慮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無忘失法若常若無常，不應觀恒住捨性若常若無常。何以故？無忘失法無忘失法自性空，恒住捨性恒住捨性自性空；是無忘失法自性即非自性，是恒住捨性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無忘失法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恒住捨性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無忘失法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無忘失法若樂若苦，不應觀恒住捨性若樂若苦。何以故？無忘失法無忘失法自性空，恒住

捨性恒住捨性自性空；是無忘失法自性即非自性，是恒住捨性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無忘失法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恒住捨性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無忘失法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無忘失法若我若無我，不應觀恒住捨性若我若無我。何以故？無忘失法無忘失法自性空，恒住捨性恒住捨性自性空；是無忘失法自性即非自性，是恒住捨性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無忘失法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恒住捨性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無忘失法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無忘失法若淨若不淨，不應觀恒住捨性若淨若不淨。何以故？無忘失法無忘失法自性空，恒住捨性恒住捨性自性空；是無忘失法自性即非自性，是恒住捨性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

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無忘失法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恒住捨性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無忘失法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靜慮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靜慮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智若常若無常，不應觀道相智、一切相智若常若無常。何以故？一切智一切智自性空，道相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空；是一切智自性即非自性，是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一切智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道相智、一切相智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智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智若樂若苦，不應觀道相智、一切相智若樂若苦。何以故？一切智一切智自性空，道

相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空；是一切智自性即非自性，是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一切智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道相智、一切相智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智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智若我若無我，不應觀道相智、一切相智若我若無我。何以故？一切智一切智自性空，道相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空；是一切智自性即非自性，是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一切智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道相智、一切相智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智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智若淨若不淨，不應觀道相智、一切相智若淨若不淨。何以故？一切智一切智自性空，道相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空；是一切智自性即非自性，是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

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一切智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道相智、一切相智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智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靜慮波羅蜜多。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五十一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五十二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初分校量功德品第三十之五十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靜慮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陀羅尼門若常若無常，不應觀一切三摩地門若常若無常。何以故？一切陀羅尼門一切陀羅尼門自性空，一切三摩地門一切三摩地門自性空；是一切陀羅尼門自性即非自性，是一切三摩地門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一切陀羅尼門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一切三摩地門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陀羅尼門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陀羅尼門若樂若苦，不應觀一切三摩地門若樂若苦。何以故？一切陀羅尼門一切陀羅尼門自性空，一切三摩地門一切三摩地門自性空；

是一切陀羅尼門自性即非自性，是一切三摩地門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一切陀羅尼門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一切三摩地門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陀羅尼門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陀羅尼門若我若無我，不應觀一切三摩地門若我若無我。何以故？一切陀羅尼門一切陀羅尼門自性空，一切三摩地門一切三摩地門自性空；是一切陀羅尼門自性即非自性，是一切三摩地門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一切陀羅尼門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一切三摩地門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陀羅尼門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陀羅尼門若淨若不淨，不應觀一切三摩地門若淨若不淨。何以故？一切陀羅尼門一切陀羅尼門自性空，一切三摩地門一切三摩地門自

性空；是一切陀羅尼門自性即非自性，是一切三摩地門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一切陀羅尼門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一切三摩地門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陀羅尼門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靜慮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靜慮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預流向預流果若常若無常，不應觀一來向一來果、不還向不還果、阿羅漢向阿羅漢果若常若無常。何以故？預流向預流果預流向預流果自性空，一來向一來果、不還向不還果、阿羅漢向阿羅漢果一來向乃至阿羅漢果自性空；是預流向預流果自性即非自性，是一來向乃至阿羅漢果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預流向預流果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一來向乃至阿羅漢果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預流向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

無常！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預流向預流果若樂若苦，不應觀一來向一來果、不還向不還果、阿羅漢向阿羅漢果若樂若苦。何以故？預流向預流果預流向預流果自性空，一來向一來果、不還向不還果、阿羅漢向阿羅漢果一來向乃至阿羅漢果自性空；是預流向預流果自性即非自性，是一來向乃至阿羅漢果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預流向預流果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一來向乃至阿羅漢果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預流向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預流向預流果若我若無我，不應觀一來向一來果、不還向不還果、阿羅漢向阿羅漢果若我若無我。何以故？預流向預流果預流向預流果自性空，一來向一來果、不還向不還果、阿羅漢向阿羅漢果一來向乃至阿羅漢果自性空；是預流向預流果自性即非自性，是一來向乃至阿羅漢果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

靜慮波羅蜜多，預流向預流果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一來向乃至阿羅漢果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預流向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預流向預流果若淨若不淨，不應觀一來向一來果、不還向不還果、阿羅漢向阿羅漢果若淨若不淨。何以故？預流向預流果預流向預流果自性空，一來向一來果、不還向不還果、阿羅漢向阿羅漢果一來向乃至阿羅漢果自性空；是預流向預流果自性即非自性，是一來向乃至阿羅漢果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預流向預流果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一來向乃至阿羅漢果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預流向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靜慮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靜慮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獨覺菩提若常若無常，何以故？一切獨覺菩提一切獨覺菩提自性空，是一切獨覺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一切獨覺菩提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獨覺菩提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獨覺菩提若樂若苦。何以故？一切獨覺菩提一切獨覺菩提自性空，是一切獨覺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一切獨覺菩提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獨覺菩提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獨覺菩提若我若無我。何以故？一切獨覺菩提一切獨覺菩提自性空，是一切獨覺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一切獨覺菩提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獨覺菩提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靜慮，

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獨覺菩提若淨若不淨。何以故？一切獨覺菩提一切獨覺菩提自性空，是一切獨覺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一切獨覺菩提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獨覺菩提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靜慮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靜慮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若常若無常。何以故？一切菩薩摩訶薩行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自性空，是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一切菩薩摩訶薩行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菩薩摩訶薩行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

不應觀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若樂若苦。何以故？一切菩薩摩訶薩行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自性空，是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一切菩薩摩訶薩行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菩薩摩訶薩行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若我若無我。何以故？一切菩薩摩訶薩行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自性空，是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一切菩薩摩訶薩行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菩薩摩訶薩行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若淨若不淨。何以故？一切菩薩摩訶薩行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自性空，是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一切菩薩摩訶薩行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菩薩摩訶薩行可得，何況有彼淨與

不淨！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靜慮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靜慮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若常若無常。何以故？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自性空，是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諸佛無上正等菩提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若樂若苦。何以故？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自性空，是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諸佛無上正等菩提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

不應觀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若我若無我。何以故？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自性空，是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諸佛無上正等菩提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靜慮波羅蜜多，不應觀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若淨若不淨。何以故？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自性空，是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靜慮波羅蜜多。於此靜慮波羅蜜多，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諸佛無上正等菩提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靜慮，是修靜慮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靜慮波羅蜜多。」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世尊！云何諸善男子、善女人等，說無所得精進波羅蜜多名說真正精進波羅蜜多？」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精進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色若常若無常，不應觀受、想、行、識若常若無常。何以故？色色自性空，受、想、行、識受、想、行、識自性空；是色自性即非自性，是受、想、行、識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色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受、想、行、識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色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色若樂若苦，不應觀受、想、行、識若樂若苦。何以故？色色自性空，受、想、行、識受、想、行、識自性空；是色自性即非自性，是受、想、行、識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色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受、想、行、識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色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色若我若無我，不應觀受、想、行、識若我若無我。何以故？色色自性空，受、想、行、

識受、想、行、識自性空；是色自性即非自性，是受、想、行、識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色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受、想、行、識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色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色若淨若不淨，不應觀受、想、行、識若淨若不淨。何以故？色色自性空，受、想、行、識受、想、行、識自性空；是色自性即非自性，是受、想、行、識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色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受、想、行、識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色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精進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精進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眼處若常

若無常，不應觀耳、鼻、舌、身、意處若常若無常。何以故？眼處眼處自性空，耳、鼻、舌、身、意處耳、鼻、舌、身、意處自性空；是眼處自性即非自性，是耳、鼻、舌、身、意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眼處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耳、鼻、舌、身、意處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眼處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眼處若樂若苦，不應觀耳、鼻、舌、身、意處若樂若苦。何以故？眼處眼處自性空，耳、鼻、舌、身、意處耳、鼻、舌、身、意處自性空；是眼處自性即非自性，是耳、鼻、舌、身、意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眼處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耳、鼻、舌、身、意處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眼處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眼處若我若無我，不應觀耳、鼻、舌、身、

意處若我若無我。何以故？眼處眼處自性空，耳、鼻、舌、身、意處耳、鼻、舌、身、意處自性空；是眼處自性即非自性，是耳、鼻、舌、身、意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眼處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耳、鼻、舌、身、意處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眼處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眼處若淨若不淨，不應觀耳、鼻、舌、身、意處若淨若不淨。何以故？眼處眼處自性空，耳、鼻、舌、身、意處耳、鼻、舌、身、意處自性空；是眼處自性即非自性，是耳、鼻、舌、身、意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眼處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耳、鼻、舌、身、意處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眼處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精進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精進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色處若常若無常，不應觀聲、香、味、觸、法處若常若無常。何以故？色處色處自性空，聲、香、味、觸、法處聲、香、味、觸、法處自性空；是色處自性即非自性，是聲、香、味、觸、法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色處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聲、香、味、觸、法處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色處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色處若樂若苦，不應觀聲、香、味、觸、法處若樂若苦。何以故？色處色處自性空，聲、香、味、觸、法處聲、香、味、觸、法處自性空；是色處自性即非自性，是聲、香、味、觸、法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色處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聲、香、味、觸、法處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色處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

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色處若我若無我，不應觀聲、香、味、觸、法處若我若無我。何以故？色處色處自性空，聲、香、味、觸、法處聲、香、味、觸、法處自性空；是色處自性即非自性，是聲、香、味、觸、法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色處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聲、香、味、觸、法處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色處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色處若淨若不淨，不應觀聲、香、味、觸、法處若淨若不淨。何以故？色處色處自性空，聲、香、味、觸、法處聲、香、味、觸、法處自性空；是色處自性即非自性，是聲、香、味、觸、法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色處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聲、香、味、觸、法處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色處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

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精進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精進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眼界若常若無常，不應觀色界、眼識界及眼觸、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若常若無常。何以故？眼界眼界自性空，色界、眼識界及眼觸、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色界乃至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眼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色界乃至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眼界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色界乃至眼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眼界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眼界若樂若苦，不應觀色界、眼識界及眼觸、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樂若苦。何以故？眼界眼界自性空，色界、眼識界及眼觸、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色界乃至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眼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色界乃至眼觸為緣所生諸受

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眼界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色界乃至眼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眼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眼界若我若無我，不應觀色界、眼識界及眼觸、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我若無我。何以故？眼界眼界自性空，色界、眼識界及眼觸、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色界乃至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眼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色界乃至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眼界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色界乃至眼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眼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眼界若淨若不淨，不應觀色界、眼識界及眼觸、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淨若不淨。何以故？眼界眼界自性空，色界、眼識界及眼觸、眼觸為

緣所生諸受色界乃至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眼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色界乃至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眼界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色界乃至眼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眼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精進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精進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耳界若常若無常，不應觀聲界、耳識界及耳觸、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若常若無常。何以故？耳界耳界自性空，聲界、耳識界及耳觸、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聲界乃至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耳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聲界乃至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耳界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聲界乃至耳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耳界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

常！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耳界若樂若苦，不應觀聲界、耳識界及耳觸、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樂若苦。何以故？耳界耳界自性空，聲界、耳識界及耳觸、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聲界乃至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耳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聲界乃至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耳界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聲界乃至耳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耳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耳界若我若無我，不應觀聲界、耳識界及耳觸、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我若無我。何以故？耳界耳界自性空，聲界、耳識界及耳觸、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聲界乃至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耳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聲界乃至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耳界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聲界乃至耳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

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耳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耳界若淨若不淨，不應觀聲界、耳識界及耳觸、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淨若不淨。何以故？耳界耳界自性空，聲界、耳識界及耳觸、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聲界乃至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耳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聲界乃至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耳界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聲界乃至耳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耳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精進波羅蜜多。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五十二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五十三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初分校量功德品第三十之五十一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精進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鼻界若常若無常，不應觀香界、鼻識界及鼻觸、鼻觸為緣所生諸受若常若無常。何以故？鼻界鼻界自性空，香界、鼻識界及鼻觸、鼻觸為緣所生諸受香界乃至鼻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鼻界自性即非自性，是香界乃至鼻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鼻界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香界乃至鼻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鼻界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鼻界若樂若苦，不應觀香界、鼻識界及鼻觸、鼻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樂若苦。何以故？鼻界鼻界自性空，香界、鼻識界及鼻觸、鼻觸為緣所

生諸受香界乃至鼻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鼻界自性即非自性，是香界乃至鼻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鼻界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香界乃至鼻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鼻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鼻界若我若無我，不應觀香界、鼻識界及鼻觸、鼻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我若無我。何以故？鼻界鼻界自性空，香界、鼻識界及鼻觸、鼻觸為緣所生諸受香界乃至鼻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鼻界自性即非自性，是香界乃至鼻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鼻界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香界乃至鼻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鼻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鼻界若淨若不淨，不應觀香界、鼻識界及

鼻觸、鼻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淨若不淨。何以故？鼻界鼻界自性空，香界、鼻識界及鼻觸、鼻觸為緣所生諸受香界乃至鼻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鼻界自性即非自性，是香界乃至鼻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鼻界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香界乃至鼻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鼻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精進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精進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舌界若常若無常，不應觀味界、舌識界及舌觸、舌觸為緣所生諸受若常若無常。何以故？舌界舌界自性空，味界、舌識界及舌觸、舌觸為緣所生諸受味界乃至舌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舌界自性即非自性，是味界乃至舌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舌界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味界乃至舌觸

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舌界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舌界若樂若苦，不應觀味界、舌識界及舌觸、舌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樂若苦。何以故？舌界舌界自性空，味界、舌識界及舌觸、舌觸為緣所生諸受味界乃至舌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舌界自性即非自性，是味界乃至舌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舌界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味界乃至舌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舌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舌界若我若無我，不應觀味界、舌識界及舌觸、舌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我若無我。何以故？舌界舌界自性空，味界、舌識界及舌觸、舌觸為緣所生諸受味界乃至舌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舌界自性即非自性，是味界乃至舌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

於此精進波羅蜜多，舌界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味界乃至舌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舌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舌界若淨若不淨，不應觀味界、舌識界及舌觸、舌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淨若不淨。何以故？舌界舌界自性空，味界、舌識界及舌觸、舌觸為緣所生諸受味界乃至舌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舌界自性即非自性，是味界乃至舌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舌界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味界乃至舌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舌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精進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精進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身界若常

若無常，不應觀觸界、身識界及身觸、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若常若無常。何以故？身界身界自性空，觸界、身識界及身觸、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觸界乃至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身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觸界乃至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身界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觸界乃至身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身界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身界若樂若苦，不應觀觸界、身識界及身觸、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樂若苦。何以故？身界身界自性空，觸界、身識界及身觸、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觸界乃至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身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觸界乃至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身界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觸界乃至身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身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身界若我若無我，不應觀觸界、身識界及身觸、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我若無我。何以故？身界身界自性空，觸界、身識界及身觸、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觸界乃至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身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觸界乃至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身界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觸界乃至身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身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身界若淨若不淨，不應觀觸界、身識界及身觸、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淨若不淨。何以故？身界身界自性空，觸界、身識界及身觸、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觸界乃至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身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觸界乃至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身界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觸界乃至身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身界等可

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精進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精進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眼界若常若無常，不應觀法界、意識界及意觸、意觸為緣所生諸受若常若無常。何以故？眼界眼界自性空，法界、意識界及意觸、意觸為緣所生諸受法界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眼界自性即非自性，是法界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眼界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法界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眼界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眼界若樂若苦，不應觀法界、意識界及意觸、意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樂若苦。何以故？眼界眼界自性空，法界、意識界及意觸、意觸為緣所生諸受法界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意

界自性即非自性，是法界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眼界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法界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眼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眼界若我若無我，不應觀法界、意識界及意觸、意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我若無我。何以故？眼界自性空，法界、意識界及意觸、意觸為緣所生諸受法界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眼界自性即非自性，是法界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眼界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法界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眼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眼界若淨若不淨，不應觀法界、意識界及意觸、意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淨若不淨。何以故？

意界意界自性空，法界、意識界及意觸、意觸為緣所生諸受法界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意界自性即非自性，是法界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意界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法界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意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精進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精進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地界若常若無常，不應觀水、火、風、空、識界若常若無常。何以故？地界地界自性空，水、火、風、空、識界水、火、風、空、識界自性空；是地界自性即非自性，是水、火、風、空、識界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地界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水、火、風、空、識界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地界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

常！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地界若樂若苦，不應觀水、火、風、空、識界若樂若苦。何以故？地界地界自性空，水、火、風、空、識界水、火、風、空、識界自性空；是地界自性即非自性，是水、火、風、空、識界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地界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水、火、風、空、識界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地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地界若我若無我，不應觀水、火、風、空、識界若我若無我。何以故？地界地界自性空，水、火、風、空、識界水、火、風、空、識界自性空；是地界自性即非自性，是水、火、風、空、識界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地界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水、火、風、空、識界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地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

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地界若淨若不淨，不應觀水、火、風、空、識界若淨若不淨。何以故？地界地界自性空，水、火、風、空、識界水、火、風、空、識界自性空；是地界自性即非自性，是水、火、風、空、識界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地界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水、火、風、空、識界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地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精進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精進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無明若常若無常，不應觀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若常若無常。何以故？無明無明自性空，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自性空；是無明自性即非自性，

是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無明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無明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無明若樂若苦，不應觀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若樂若苦。何以故？無明無明自性空，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自性空；是無明自性即非自性，是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無明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無明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無明若我若無我，不應觀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

惱若我若無我。何以故？無明無明自性空，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自性空；是無明自性即非自性，是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無明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無明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無明若淨若不淨，不應觀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若淨若不淨。何以故？無明無明自性空，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自性空；是無明自性即非自性，是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無明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無明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

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精進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精進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布施波羅蜜多若常若無常，不應觀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若常若無常。何以故？布施波羅蜜多布施波羅蜜多自性空，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自性空；是布施波羅蜜多自性即非自性，是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布施波羅蜜多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布施波羅蜜多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布施波羅蜜多若樂若苦，不應觀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若樂若苦。何以故？布施波羅蜜多布施波羅蜜多自性空，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淨戒乃至般若

波羅蜜多自性空；是布施波羅蜜多自性即非自性，是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布施波羅蜜多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布施波羅蜜多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布施波羅蜜多若我若無我，不應觀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若我若無我。何以故？布施波羅蜜多布施波羅蜜多自性空，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自性空；是布施波羅蜜多自性即非自性，是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布施波羅蜜多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布施波羅蜜多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

不應觀布施波羅蜜多若淨若不淨，不應觀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若淨若不淨。何以故？布施波羅蜜多布施波羅蜜多自性空，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自性空；是布施波羅蜜多自性即非自性，是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布施波羅蜜多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布施波羅蜜多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精進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精進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內空若常若無常，不應觀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若常若無常。何以故？內空內空自性空，外空、內外空、

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自性空；是內空自性即非自性，是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內空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內空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內空若樂若苦，不應觀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若樂若苦。何以故？內空內空自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自性空；是內空自性即非自性，是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

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內空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內空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內空若我若無我，不應觀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若我若無我。何以故？內空內空自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自性空；是內空自性即非自性，是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內空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內空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內空若淨若不淨，不應觀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若淨若不淨。何以故？內空內空自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自性空；是內空自性即非自性，是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內空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內空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精進波羅蜜多。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五十三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五十四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初分校量功德品第三十之五十二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精進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真如若常若無常，不應觀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若常若無常。何以故？真如真如自性空，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法界乃至不思議界自性空；是真如自性即非自性，是法界乃至不思議界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真如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法界乃至不思議界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真如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真如若樂若苦，不應觀法界、法性、不虛

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若樂若苦。何以故？真如真如自性空，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法界乃至不思議界自性空；是真如自性即非自性，是法界乃至不思議界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真如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法界乃至不思議界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真如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真如若我若無我，不應觀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若我若無我。何以故？真如真如自性空，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法界乃至不思議界自性空；是真如自性即非自性，是法界乃至不思議界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真如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法界乃至不思議界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

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真如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真如若淨若不淨，不應觀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若淨若不淨。何以故？真如真如自性空，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法界乃至不思議界自性空；是真如自性即非自性，是法界乃至不思議界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真如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法界乃至不思議界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真如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精進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精進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苦聖諦若常若無常，不應觀集、滅、道聖諦若常若無常。何以故？苦聖諦苦聖諦自性空，集、滅、道聖諦

集、滅、道聖諦自性空；是苦聖諦自性即非自性，是集、滅、道聖諦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苦聖諦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集、滅、道聖諦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苦聖諦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苦聖諦若樂若苦，不應觀集、滅、道聖諦若樂若苦。何以故？苦聖諦苦聖諦自性空，集、滅、道聖諦集、滅、道聖諦自性空；是苦聖諦自性即非自性，是集、滅、道聖諦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苦聖諦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集、滅、道聖諦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苦聖諦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苦聖諦若我若無我，不應觀集、滅、道聖諦若我若無我。何以故？苦聖諦苦聖諦自性空，集、滅、道聖諦集、滅、道聖諦自性空；是苦聖諦自性即非自性，是集、滅、道聖諦自性亦非自

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苦聖諦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集、滅、道聖諦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苦聖諦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苦聖諦若淨若不淨，不應觀集、滅、道聖諦若淨若不淨。何以故？苦聖諦苦聖諦自性空，集、滅、道聖諦集、滅、道聖諦自性空；是苦聖諦自性即非自性，是集、滅、道聖諦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苦聖諦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集、滅、道聖諦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苦聖諦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精進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精進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四靜慮若常若無常，不應觀四無量、四無色定若常若無常。何以故？四靜慮四靜慮自性空，四無量、四無色

定四無量、四無色定自性空；是四靜慮自性即非自性，是四無量、四無色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四靜慮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四無量、四無色定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四靜慮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四靜慮若樂若苦，不應觀四無量、四無色定若樂若苦。何以故？四靜慮四靜慮自性空，四無量、四無色定四無量、四無色定自性空；是四靜慮自性即非自性，是四無量、四無色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四靜慮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四無量、四無色定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四靜慮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四靜慮若我若無我，不應觀四無量、四無色定若我若無我。何以故？四靜慮四靜慮自性空，四無量、四無色定四無量、四無色定自性空；是四靜慮自性即非自性，是四無量、四無色定自性

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四靜慮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四無量、四無色定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四靜慮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四靜慮若淨若不淨，不應觀四無量、四無色定若淨若不淨。何以故？四靜慮四靜慮自性空，四無量、四無色定四無量、四無色定自性空；是四靜慮自性即非自性，是四無量、四無色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四靜慮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四無量、四無色定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四靜慮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精進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精進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八解脫若常若無常，不應觀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若常若無常。何以故？八解脫八解脫自性空，八勝

處、九次第定、十遍處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自性空；是八解脫自性即非自性，是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八解脫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八解脫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八解脫若樂若苦，不應觀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若樂若苦。何以故？八解脫八解脫自性空，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自性空；是八解脫自性即非自性，是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八解脫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八解脫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八解脫若我若無我，不應觀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若我若無我。何以故？八解脫八解

脫自性空，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自性空；是八解脫自性即非自性，是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八解脫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八解脫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八解脫若淨若不淨，不應觀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若淨若不淨。何以故？八解脫八解脫自性空，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自性空；是八解脫自性即非自性，是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八解脫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八解脫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精進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

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精進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四念住若常若無常，不應觀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若常若無常。何以故？四念住四念住自性空，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四正斷乃至八聖道支自性空；是四念住自性即非自性，是四正斷乃至八聖道支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四念住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四正斷乃至八聖道支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四念住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四念住若樂若苦，不應觀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若樂若苦。何以故？四念住四念住自性空，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四正斷乃至八聖道支自性空；是四念住自性即非自性，是四正斷乃至八聖道支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四念住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四正斷乃至八聖道支皆不可

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四念住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四念住若我若無我，不應觀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若我若無我。何以故？四念住四念住自性空，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四正斷乃至八聖道支自性空；是四念住自性即非自性，是四正斷乃至八聖道支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四念住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四正斷乃至八聖道支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四念住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四念住若淨若不淨，不應觀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若淨若不淨。何以故？四念住四念住自性空，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四正斷乃至八聖道支自性空；是四念住自性即非自性，

是四正斷乃至八聖道支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四念住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四正斷乃至八聖道支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四念住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精進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精進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空解脫門若常若無常，不應觀無相、無願解脫門若常若無常。何以故？空解脫門自性空，無相、無願解脫門無相、無願解脫門自性空；是空解脫門自性即非自性，是無相、無願解脫門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空解脫門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無相、無願解脫門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空解脫門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

不應觀空解脫門若樂若苦，不應觀無相、無願解脫門若樂若苦。何以故？空解脫門空解脫門自性空，無相、無願解脫門無相、無願解脫門自性空；是空解脫門自性即非自性，是無相、無願解脫門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空解脫門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無相、無願解脫門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空解脫門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空解脫門若我若無我，不應觀無相、無願解脫門若我若無我。何以故？空解脫門空解脫門自性空，無相、無願解脫門無相、無願解脫門自性空；是空解脫門自性即非自性，是無相、無願解脫門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空解脫門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無相、無願解脫門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空解脫門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

不應觀空解脫門若淨若不淨，不應觀無相、無願解脫門若淨若不淨。何以故？空解脫門空解脫門自性空，無相、無願解脫門無相、無願解脫門自性空；是空解脫門自性即非自性，是無相、無願解脫門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空解脫門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無相、無願解脫門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空解脫門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精進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精進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五眼若常若無常，不應觀六神通若常若無常。何以故？五眼五眼自性空，六神通六神通自性空；是五眼自性即非自性，是六神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五眼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六神通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五眼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

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五眼若樂若苦，不應觀六神通若樂若苦。何以故？五眼五眼自性空，六神通六神通自性空；是五眼自性即非自性，是六神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五眼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六神通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五眼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五眼若我若無我，不應觀六神通若我若無我。何以故？五眼五眼自性空，六神通六神通自性空；是五眼自性即非自性，是六神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五眼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六神通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五眼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五眼若淨若不淨，不應觀六神通若淨若不淨。何以故？五眼五眼自性空，六神通六神通自

性空；是五眼自性即非自性，是六神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五眼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六神通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五眼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精進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精進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佛十力若常若無常，不應觀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若常若無常。何以故？佛十力佛十力自性空，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空；是佛十力自性即非自性，是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佛十力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佛十力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

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佛十力若樂若苦，不應觀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若樂若苦。何以故？佛十力佛十力自性空，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空；是佛十力自性即非自性，是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佛十力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佛十力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佛十力若我若無我，不應觀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若我若無我。何以故？佛十力佛十力自性空，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空；是佛十力自性即非自性，是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

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佛十力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佛十力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佛十力若淨若不淨，不應觀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若淨若不淨。何以故？佛十力佛十力自性空，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空；是佛十力自性即非自性，是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佛十力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佛十力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精進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精進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無忘失法若常若無常，不應觀恒住捨性若常若無常。何以故？無忘失法無忘失法自性空，恒住捨性恒住捨性自性空；是無忘失法自性即非自性，是恒住捨性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無忘失法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恒住捨性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無忘失法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無忘失法若樂若苦，不應觀恒住捨性若樂若苦。何以故？無忘失法無忘失法自性空，恒住捨性恒住捨性自性空；是無忘失法自性即非自性，是恒住捨性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無忘失法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恒住捨性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無忘失法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無忘失法若我若無我，不應觀恒住捨性若

我若無我。何以故？無忘失法無忘失法自性空，恒住捨性恒住捨性自性空；是無忘失法自性即非自性，是恒住捨性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無忘失法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恒住捨性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無忘失法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無忘失法若淨若不淨，不應觀恒住捨性若淨若不淨。何以故？無忘失法無忘失法自性空，恒住捨性恒住捨性自性空；是無忘失法自性即非自性，是恒住捨性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無忘失法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恒住捨性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無忘失法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精進波羅蜜多。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五十四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五十五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初分校量功德品第三十之五十三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精進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智若常若無常，不應觀道相智、一切相智若常若無常。何以故？一切智一切智自性空，道相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空；是一切智自性即非自性，是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一切智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道相智、一切相智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智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智若樂若苦，不應觀道相智、一切相智若樂若苦。何以故？一切智一切智自性空，道相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空；是一切智自性即非自性，是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亦

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一切智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道相智、一切相智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智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智若我若無我，不應觀道相智、一切相智若我若無我。何以故？一切智一切智自性空，道相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空；是一切智自性即非自性，是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一切智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道相智、一切相智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智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智若淨若不淨，不應觀道相智、一切相智若淨若不淨。何以故？一切智一切智自性空，道相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空；是一切智自性即非自性，是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一切智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

道相智、一切相智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智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精進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精進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陀羅尼門若常若無常，不應觀一切三摩地門若常若無常。何以故？一切陀羅尼門一切陀羅尼門自性空，一切三摩地門一切三摩地門自性空；是一切陀羅尼門自性即非自性，是一切三摩地門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一切陀羅尼門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一切三摩地門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陀羅尼門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陀羅尼門若樂若苦，不應觀一切三摩地門若樂若苦。何以故？一切陀羅尼門一切陀羅尼門自性空，一切三摩地門一切三摩地門自性空；

是一切陀羅尼門自性即非自性，是一切三摩地門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一切陀羅尼門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一切三摩地門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陀羅尼門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陀羅尼門若我若無我，不應觀一切三摩地門若我若無我。何以故？一切陀羅尼門一切陀羅尼門自性空，一切三摩地門一切三摩地門自性空；是一切陀羅尼門自性即非自性，是一切三摩地門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一切陀羅尼門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一切三摩地門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陀羅尼門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陀羅尼門若淨若不淨，不應觀一切三摩地門若淨若不淨。何以故？一切陀羅尼門一切陀羅尼門自性空，一切三摩地門一切三摩地門自

性空；是一切陀羅尼門自性即非自性，是一切三摩地門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一切陀羅尼門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一切三摩地門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陀羅尼門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精進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精進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預流向預流果若常若無常，不應觀一來向一來果、不還向不還果、阿羅漢向阿羅漢果若常若無常。何以故？預流向預流果預流向預流果自性空，一來向一來果、不還向不還果、阿羅漢向阿羅漢果一來向乃至阿羅漢果自性空；是預流向預流果自性即非自性，是一來向乃至阿羅漢果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預流向預流果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一來向乃至阿羅漢果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預流向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

無常！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預流向預流果若樂若苦，不應觀一來向一來果、不還向不還果、阿羅漢向阿羅漢果若樂若苦。何以故？預流向預流果預流向預流果自性空，一來向一來果、不還向不還果、阿羅漢向阿羅漢果一來向乃至阿羅漢果自性空；是預流向預流果自性即非自性，是一來向乃至阿羅漢果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預流向預流果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一來向乃至阿羅漢果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預流向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預流向預流果若我若無我，不應觀一來向一來果、不還向不還果、阿羅漢向阿羅漢果若我若無我。何以故？預流向預流果預流向預流果自性空，一來向一來果、不還向不還果、阿羅漢向阿羅漢果一來向乃至阿羅漢果自性空；是預流向預流果自性即非自性，是一來向乃至阿羅漢果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

精進波羅蜜多，預流向預流果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一來向乃至阿羅漢果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預流向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預流向預流果若淨若不淨，不應觀一來向一來果、不還向不還果、阿羅漢向阿羅漢果若淨若不淨。何以故？預流向預流果預流向預流果自性空，一來向一來果、不還向不還果、阿羅漢向阿羅漢果一來向乃至阿羅漢果自性空；是預流向預流果自性即非自性，是一來向乃至阿羅漢果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預流向預流果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一來向乃至阿羅漢果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預流向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精進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精進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獨覺菩提若常若無常。何以故？一切獨覺菩提一切獨覺菩提自性空，是一切獨覺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一切獨覺菩提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獨覺菩提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獨覺菩提若樂若苦。何以故？一切獨覺菩提一切獨覺菩提自性空，是一切獨覺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一切獨覺菩提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獨覺菩提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獨覺菩提若我若無我。何以故？一切獨覺菩提一切獨覺菩提自性空，是一切獨覺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一切獨覺菩提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獨覺菩提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精進，

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獨覺菩提若淨若不淨。何以故？一切獨覺菩提一切獨覺菩提自性空，是一切獨覺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一切獨覺菩提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獨覺菩提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精進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精進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若常若無常。何以故？一切菩薩摩訶薩行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自性空，是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一切菩薩摩訶薩行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菩薩摩訶薩行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

不應觀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若樂若苦。何以故？一切菩薩摩訶薩行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自性空，是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一切菩薩摩訶薩行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菩薩摩訶薩行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若我若無我。何以故？一切菩薩摩訶薩行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自性空，是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一切菩薩摩訶薩行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菩薩摩訶薩行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若淨若不淨。何以故？一切菩薩摩訶薩行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自性空，是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一切菩薩摩訶薩行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菩薩摩訶薩行可得，何況有彼淨與

不淨！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精進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精進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若常若無常。何以故？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自性空，是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諸佛無上正等菩提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若樂若苦。何以故？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自性空，是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諸佛無上正等菩提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

不應觀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若我若無我。何以故？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自性空，是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諸佛無上正等菩提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精進波羅蜜多，不應觀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若淨若不淨。何以故？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自性空，是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精進波羅蜜多。於此精進波羅蜜多，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諸佛無上正等菩提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精進，是修精進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精進波羅蜜多。」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世尊！云何諸善男子、善女人等，說無所得安忍波羅蜜多名說真正安忍波羅蜜多？」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安忍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色若常若無常，不應觀受、想、行、識若常若無常。何以故？色色自性空，受、想、行、識受、想、行、識自性空；是色自性即非自性，是受、想、行、識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色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受、想、行、識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色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色若樂若苦，不應觀受、想、行、識若樂若苦。何以故？色色自性空，受、想、行、識受、想、行、識自性空；是色自性即非自性，是受、想、行、識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色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受、想、行、識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色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色若我若無我，不應觀受、想、行、識若我若無我。何以故？色色自性空，受、想、行、

識受、想、行、識自性空；是色自性即非自性，是受、想、行、識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色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受、想、行、識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色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色若淨若不淨，不應觀受、想、行、識若淨若不淨。何以故？色色自性空，受、想、行、識受、想、行、識自性空；是色自性即非自性，是受、想、行、識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色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受、想、行、識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色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安忍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安忍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眼處若常

若無常，不應觀耳、鼻、舌、身、意處若常若無常。何以故？眼處眼處自性空，耳、鼻、舌、身、意處耳、鼻、舌、身、意處自性空；是眼處自性即非自性，是耳、鼻、舌、身、意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眼處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耳、鼻、舌、身、意處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眼處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眼處若樂若苦，不應觀耳、鼻、舌、身、意處若樂若苦。何以故？眼處眼處自性空，耳、鼻、舌、身、意處耳、鼻、舌、身、意處自性空；是眼處自性即非自性，是耳、鼻、舌、身、意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眼處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耳、鼻、舌、身、意處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眼處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眼處若我若無我，不應觀耳、鼻、舌、身、

意處若我若無我。何以故？眼處眼處自性空，耳、鼻、舌、身、意處耳、鼻、舌、身、意處自性空；是眼處自性即非自性，是耳、鼻、舌、身、意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眼處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耳、鼻、舌、身、意處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眼處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眼處若淨若不淨，不應觀耳、鼻、舌、身、意處若淨若不淨。何以故？眼處眼處自性空，耳、鼻、舌、身、意處耳、鼻、舌、身、意處自性空；是眼處自性即非自性，是耳、鼻、舌、身、意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眼處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耳、鼻、舌、身、意處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眼處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安忍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安忍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色處若常若無常，不應觀聲、香、味、觸、法處若常若無常。何以故？色處色處自性空，聲、香、味、觸、法處聲、香、味、觸、法處自性空；是色處自性即非自性，是聲、香、味、觸、法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色處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聲、香、味、觸、法處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色處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色處若樂若苦，不應觀聲、香、味、觸、法處若樂若苦。何以故？色處色處自性空，聲、香、味、觸、法處聲、香、味、觸、法處自性空；是色處自性即非自性，是聲、香、味、觸、法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色處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聲、香、味、觸、法處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色處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

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色處若我若無我，不應觀聲、香、味、觸、法處若我若無我。何以故？色處色處自性空，聲、香、味、觸、法處聲、香、味、觸、法處自性空；是色處自性即非自性，是聲、香、味、觸、法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色處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聲、香、味、觸、法處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色處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色處若淨若不淨，不應觀聲、香、味、觸、法處若淨若不淨。何以故？色處色處自性空，聲、香、味、觸、法處聲、香、味、觸、法處自性空；是色處自性即非自性，是聲、香、味、觸、法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色處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聲、香、味、觸、法處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色處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

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
是為宣說真正安忍波羅蜜多。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五十五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五十六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初分校量功德品第三十之五十四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安忍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眼界若常若無常，不應觀色界、眼識界及眼觸、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若常若無常。何以故？眼界眼界自性空，色界、眼識界及眼觸、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色界乃至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眼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色界乃至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眼界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色界乃至眼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眼界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眼界若樂若苦，不應觀色界、眼識界及眼觸、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樂若苦。何以故？眼界眼界自性空，色界、眼識界及眼觸、眼觸為緣所

生諸受色界乃至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眼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色界乃至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眼界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色界乃至眼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眼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眼界若我若無我，不應觀色界、眼識界及眼觸、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我若無我。何以故？眼界眼界自性空，色界、眼識界及眼觸、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色界乃至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眼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色界乃至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眼界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色界乃至眼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眼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眼界若淨若不淨，不應觀色界、眼識界及

眼觸、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淨若不淨。何以故？眼界眼界自性空，色界、眼識界及眼觸、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色界乃至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眼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色界乃至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眼界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色界乃至眼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眼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安忍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安忍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耳界若常若無常，不應觀聲界、耳識界及耳觸、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若常若無常。何以故？耳界耳界自性空，聲界、耳識界及耳觸、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聲界乃至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耳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聲界乃至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耳界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聲界乃至耳觸

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耳界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耳界若樂若苦，不應觀聲界、耳識界及耳觸、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樂若苦。何以故？耳界耳界自性空，聲界、耳識界及耳觸、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聲界乃至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耳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聲界乃至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耳界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聲界乃至耳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耳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耳界若我若無我，不應觀聲界、耳識界及耳觸、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我若無我。何以故？耳界耳界自性空，聲界、耳識界及耳觸、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聲界乃至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耳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聲界乃至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

於此安忍波羅蜜多，耳界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聲界乃至耳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耳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耳界若淨若不淨，不應觀聲界、耳識界及耳觸、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淨若不淨。何以故？耳界耳界自性空，聲界、耳識界及耳觸、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聲界乃至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耳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聲界乃至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耳界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聲界乃至耳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耳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安忍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安忍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鼻界若常

若無常，不應觀香界、鼻識界及鼻觸、鼻觸為緣所生諸受若常若無常。何以故？鼻界鼻界自性空，香界、鼻識界及鼻觸、鼻觸為緣所生諸受香界乃至鼻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鼻界自性即非自性，是香界乃至鼻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鼻界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香界乃至鼻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鼻界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鼻界若樂若苦，不應觀香界、鼻識界及鼻觸、鼻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樂若苦。何以故？鼻界鼻界自性空，香界、鼻識界及鼻觸、鼻觸為緣所生諸受香界乃至鼻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鼻界自性即非自性，是香界乃至鼻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鼻界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香界乃至鼻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鼻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鼻界若我若無我，不應觀香界、鼻識界及鼻觸、鼻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我若無我。何以故？鼻界鼻界自性空，香界、鼻識界及鼻觸、鼻觸為緣所生諸受香界乃至鼻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鼻界自性即非自性，是香界乃至鼻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鼻界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香界乃至鼻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鼻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鼻界若淨若不淨，不應觀香界、鼻識界及鼻觸、鼻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淨若不淨。何以故？鼻界鼻界自性空，香界、鼻識界及鼻觸、鼻觸為緣所生諸受香界乃至鼻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鼻界自性即非自性，是香界乃至鼻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鼻界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香界乃至鼻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鼻界等可

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安忍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安忍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舌界若常若無常，不應觀味界、舌識界及舌觸、舌觸為緣所生諸受若常若無常。何以故？舌界舌界自性空，味界、舌識界及舌觸、舌觸為緣所生諸受味界乃至舌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舌界自性即非自性，是味界乃至舌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舌界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味界乃至舌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舌界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舌界若樂若苦，不應觀味界、舌識界及舌觸、舌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樂若苦。何以故？舌界舌界自性空，味界、舌識界及舌觸、舌觸為緣所生諸受味界乃至舌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舌

界自性即非自性，是味界乃至舌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舌界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味界乃至舌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舌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舌界若我若無我，不應觀味界、舌識界及舌觸、舌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我若無我。何以故？舌界舌界自性空，味界、舌識界及舌觸、舌觸為緣所生諸受味界乃至舌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舌界自性即非自性，是味界乃至舌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舌界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味界乃至舌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舌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舌界若淨若不淨，不應觀味界、舌識界及舌觸、舌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淨若不淨。何以故？

舌界舌界自性空，味界、舌識界及舌觸、舌觸為緣所生諸受味界乃至舌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舌界自性即非自性，是味界乃至舌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舌界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味界乃至舌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舌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安忍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安忍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身界若常若無常，不應觀觸界、身識界及身觸、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若常若無常。何以故？身界身界自性空，觸界、身識界及身觸、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觸界乃至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身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觸界乃至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身界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觸界乃至身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

以者何？此中尚無身界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身界若樂若苦，不應觀觸界、身識界及身觸、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樂若苦。何以故？身界身界自性空，觸界、身識界及身觸、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觸界乃至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身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觸界乃至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身界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觸界乃至身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身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身界若我若無我，不應觀觸界、身識界及身觸、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我若無我。何以故？身界身界自性空，觸界、身識界及身觸、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觸界乃至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身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觸界乃至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身界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

可得；觸界乃至身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身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身界若淨若不淨，不應觀觸界、身識界及身觸、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淨若不淨。何以故？身界身界自性空，觸界、身識界及身觸、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觸界乃至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身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觸界乃至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身界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觸界乃至身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身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安忍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安忍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眼界若常若無常，不應觀法界、意識界及意觸、意觸為緣

所生諸受若常若無常。何以故？眼界眼界自性空，法界、意識界及意觸、意觸為緣所生諸受法界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眼界自性即非自性，是法界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眼界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法界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眼界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眼界若樂若苦，不應觀法界、意識界及意觸、意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樂若苦。何以故？眼界眼界自性空，法界、意識界及意觸、意觸為緣所生諸受法界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眼界自性即非自性，是法界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眼界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法界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眼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

不應觀眼界若我若無我，不應觀法界、意識界及意觸、意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我若無我。何以故？眼界眼界自性空，法界、意識界及意觸、意觸為緣所生諸受法界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眼界自性即非自性，是法界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眼界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法界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眼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眼界若淨若不淨，不應觀法界、意識界及意觸、意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淨若不淨。何以故？眼界眼界自性空，法界、意識界及意觸、意觸為緣所生諸受法界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眼界自性即非自性，是法界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眼界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法界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眼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

修安忍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安忍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安忍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地界若常若無常，不應觀水、火、風、空、識界若常若無常。何以故？地界地界自性空，水、火、風、空、識界水、火、風、空、識界自性空；是地界自性即非自性，是水、火、風、空、識界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地界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水、火、風、空、識界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地界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地界若樂若苦，不應觀水、火、風、空、識界若樂若苦。何以故？地界地界自性空，水、火、風、空、識界水、火、風、空、識界自性空；是地界自性即非自性，是水、火、風、空、識界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地界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

得；水、火、風、空、識界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地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地界若我若無我，不應觀水、火、風、空、識界若我若無我。何以故？地界地界自性空，水、火、風、空、識界水、火、風、空、識界自性空；是地界自性即非自性，是水、火、風、空、識界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地界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水、火、風、空、識界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地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地界若淨若不淨，不應觀水、火、風、空、識界若淨若不淨。何以故？地界地界自性空，水、火、風、空、識界水、火、風、空、識界自性空；是地界自性即非自性，是水、火、風、空、識界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地界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

得；水、火、風、空、識界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地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安忍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安忍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無明若常若無常，不應觀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若常若無常。何以故？無明無明自性空，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自性空；是無明自性即非自性，是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無明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無明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無明若樂若苦，不應觀行、識、名色、六

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若樂若苦。何以故？無明無明自性空，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自性空；是無明自性即非自性，是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無明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無明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無明若我若無我，不應觀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若我若無我。何以故？無明無明自性空，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自性空；是無明自性即非自性，是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無明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無明等可得，何況有

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無明若淨若不淨，不應觀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若淨若不淨。何以故？無明無明自性空，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自性空；是無明自性即非自性，是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無明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無明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安忍波羅蜜多。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五十六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五十七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初分校量功德品第三十之五十五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安忍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布施波羅蜜多若常若無常，不應觀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若常若無常。何以故？布施波羅蜜多布施波羅蜜多自性空，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自性空；是布施波羅蜜多自性即非自性，是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布施波羅蜜多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布施波羅蜜多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布施波羅蜜多若樂若苦，不應觀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若樂若苦。何以

故？布施波羅蜜多布施波羅蜜多自性空，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自性空；是布施波羅蜜多自性即非自性，是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布施波羅蜜多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布施波羅蜜多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布施波羅蜜多若我若無我，不應觀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若我若無我。何以故？布施波羅蜜多布施波羅蜜多自性空，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自性空；是布施波羅蜜多自性即非自性，是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布施波羅蜜多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布施波羅蜜多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

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布施波羅蜜多若淨若不淨，不應觀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若淨若不淨。何以故？布施波羅蜜多布施波羅蜜多自性空，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自性空；是布施波羅蜜多自性即非自性，是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布施波羅蜜多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布施波羅蜜多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安忍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安忍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內空若常若無常，不應觀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

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若常若無常。何以故？內空內空自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自性空；是內空自性即非自性，是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內空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內空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內空若樂若苦，不應觀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若樂若苦。何以故？內空內空自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外空乃至無性自性

空自性空；是內空自性即非自性，是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內空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內空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內空若我若無我，不應觀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若我若無我。何以故？內空內空自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自性空；是內空自性即非自性，是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內空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內空等可

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內空若淨若不淨，不應觀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若淨若不淨。何以故？內空內空自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自性空；是內空自性即非自性，是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內空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內空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安忍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

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安忍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真如若常若無常，不應觀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若常若無常。何以故？真如真如自性空，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法界乃至不思議界自性空；是真如自性即非自性，是法界乃至不思議界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真如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法界乃至不思議界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真如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真如若樂若苦，不應觀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若樂若苦。何以故？真如真如自性空，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法界乃至不思議界自性空；是真如自性即非自性，是法界乃至不思議界自性亦非自

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真如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法界乃至不思議界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真如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真如若我若無我，不應觀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若我若無我。何以故？真如真如自性空，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法界乃至不思議界自性空；是真如自性即非自性，是法界乃至不思議界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真如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法界乃至不思議界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真如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真如若淨若不淨，不應觀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若淨若不淨。何以

故？真如真如自性空，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法界乃至不思議界自性空；是真如自性即非自性，是法界乃至不思議界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真如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法界乃至不思議界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真如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安忍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安忍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苦聖諦若常若無常，不應觀集、滅、道聖諦若常若無常。何以故？苦聖諦苦聖諦自性空，集、滅、道聖諦集、滅、道聖諦自性空；是苦聖諦自性即非自性，是集、滅、道聖諦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苦聖諦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集、滅、道聖諦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苦聖諦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

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苦聖諦若樂若苦，不應觀集、滅、道聖諦若樂若苦。何以故？苦聖諦苦聖諦自性空，集、滅、道聖諦集、滅、道聖諦自性空；是苦聖諦自性即非自性，是集、滅、道聖諦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苦聖諦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集、滅、道聖諦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苦聖諦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苦聖諦若我若無我，不應觀集、滅、道聖諦若我若無我。何以故？苦聖諦苦聖諦自性空，集、滅、道聖諦集、滅、道聖諦自性空；是苦聖諦自性即非自性，是集、滅、道聖諦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苦聖諦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集、滅、道聖諦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苦聖諦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

不應觀苦聖諦若淨若不淨，不應觀集、滅、道聖諦若淨若不淨。何以故？苦聖諦苦聖諦自性空，集、滅、道聖諦集、滅、道聖諦自性空；是苦聖諦自性即非自性，是集、滅、道聖諦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苦聖諦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集、滅、道聖諦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苦聖諦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安忍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安忍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四靜慮若常若無常，不應觀四無量、四無色定若常若無常。何以故？四靜慮四靜慮自性空，四無量、四無色定四無量、四無色定自性空；是四靜慮自性即非自性，是四無量、四無色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四靜慮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四無量、四無色定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四靜慮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

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四靜慮若樂若苦，不應觀四無量、四無色定若樂若苦。何以故？四靜慮四靜慮自性空，四無量、四無色定四無量、四無色定自性空；是四靜慮自性即非自性，是四無量、四無色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四靜慮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四無量、四無色定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四靜慮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四靜慮若我若無我，不應觀四無量、四無色定若我若無我。何以故？四靜慮四靜慮自性空，四無量、四無色定四無量、四無色定自性空；是四靜慮自性即非自性，是四無量、四無色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四靜慮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四無量、四無色定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四靜慮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

不應觀四靜慮若淨若不淨，不應觀四無量、四無色定若淨若不淨。何以故？四靜慮四靜慮自性空，四無量、四無色定四無量、四無色定自性空；是四靜慮自性即非自性，是四無量、四無色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四靜慮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四無量、四無色定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四靜慮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安忍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安忍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八解脫若常若無常，不應觀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若常若無常。何以故？八解脫八解脫自性空，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自性空；是八解脫自性即非自性，是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八解脫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

此中尚無八解脫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八解脫若樂若苦，不應觀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若樂若苦。何以故？八解脫八解脫自性空，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自性空；是八解脫自性即非自性，是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八解脫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八解脫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八解脫若我若無我，不應觀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若我若無我。何以故？八解脫八解脫自性空，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自性空；是八解脫自性即非自性，是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八解脫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

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八解脫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八解脫若淨若不淨，不應觀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若淨若不淨。何以故？八解脫八解脫自性空，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自性空；是八解脫自性即非自性，是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八解脫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八解脫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安忍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安忍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四念住若常若無常，不應觀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若常若無常。何以故？四念住四念住自性空，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四正斷乃至八聖道支自性空；

是四念住自性即非自性，是四正斷乃至八聖道支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四念住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四正斷乃至八聖道支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四念住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四念住若樂若苦，不應觀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若樂若苦。何以故？四念住四念住自性空，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四正斷乃至八聖道支自性空；是四念住自性即非自性，是四正斷乃至八聖道支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四念住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四正斷乃至八聖道支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四念住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四念住若我若無我，不應觀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若我若無

我。何以故？四念住四念住自性空，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四正斷乃至八聖道支自性空；是四念住自性即非自性，是四正斷乃至八聖道支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四念住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四正斷乃至八聖道支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四念住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四念住若淨若不淨，不應觀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若淨若不淨。何以故？四念住四念住自性空，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四正斷乃至八聖道支自性空；是四念住自性即非自性，是四正斷乃至八聖道支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四念住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四正斷乃至八聖道支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四念住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

是為宣說真正安忍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安忍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空解脫門若常若無常，不應觀無相、無願解脫門若常若無常。何以故？空解脫門空解脫門自性空，無相、無願解脫門無相、無願解脫門自性空；是空解脫門自性即非自性，是無相、無願解脫門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空解脫門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無相、無願解脫門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空解脫門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空解脫門若樂若苦，不應觀無相、無願解脫門若樂若苦。何以故？空解脫門空解脫門自性空，無相、無願解脫門無相、無願解脫門自性空；是空解脫門自性即非自性，是無相、無願解脫門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空解脫門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無相、無願解脫門皆不可得，彼樂與苦

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空解脫門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空解脫門若我若無我，不應觀無相、無願解脫門若我若無我。何以故？空解脫門空解脫門自性空，無相、無願解脫門無相、無願解脫門自性空；是空解脫門自性即非自性，是無相、無願解脫門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空解脫門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無相、無願解脫門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空解脫門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空解脫門若淨若不淨，不應觀無相、無願解脫門若淨若不淨。何以故？空解脫門空解脫門自性空，無相、無願解脫門無相、無願解脫門自性空；是空解脫門自性即非自性，是無相、無願解脫門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空解脫門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無相、無願解脫門皆不可得，彼

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空解脫門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安忍波羅蜜多。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五十七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五十八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初分校量功德品第三十之五十六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安忍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五眼若常若無常，不應觀六神通若常若無常。何以故？五眼五眼自性空，六神通六神通自性空；是五眼自性即非自性，是六神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五眼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六神通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五眼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五眼若樂若苦，不應觀六神通若樂若苦。何以故？五眼五眼自性空，六神通六神通自性空；是五眼自性即非自性，是六神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五眼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六神通不可得，

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五眼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五眼若我若無我，不應觀六神通若我若無我。何以故？五眼五眼自性空，六神通六神通自性空；是五眼自性即非自性，是六神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五眼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六神通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五眼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五眼若淨若不淨，不應觀六神通若淨若不淨。何以故？五眼五眼自性空，六神通六神通自性空；是五眼自性即非自性，是六神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五眼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六神通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五眼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

是為宣說真正安忍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安忍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佛十力若常若無常，不應觀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若常若無常。何以故？佛十力佛十力自性空，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空；是佛十力自性即非自性，是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佛十力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佛十力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佛十力若樂若苦，不應觀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若樂若苦。何以故？佛十力佛十力自性空，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空；

是佛十力自性即非自性，是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佛十力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佛十力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佛十力若我若無我，不應觀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若我若無我。何以故？佛十力佛十力自性空，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空；是佛十力自性即非自性，是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佛十力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佛十力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佛十力若淨若不淨，不應觀四無所畏、四

無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若淨若不淨。何以故？佛十力佛十力自性空，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空；是佛十力自性即非自性，是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佛十力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佛十力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安忍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安忍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無忘失法若常若無常，不應觀恒住捨性若常若無常。何以故？無忘失法無忘失法自性空，恒住捨性恒住捨性自性空；是無忘失法自性即非自性，是恒住捨性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無忘失法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恒住捨性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

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無忘失法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無忘失法若樂若苦，不應觀恒住捨性若樂若苦。何以故？無忘失法無忘失法自性空，恒住捨性恒住捨性自性空；是無忘失法自性即非自性，是恒住捨性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無忘失法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恒住捨性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無忘失法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無忘失法若我若無我，不應觀恒住捨性若我若無我。何以故？無忘失法無忘失法自性空，恒住捨性恒住捨性自性空；是無忘失法自性即非自性，是恒住捨性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無忘失法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恒住捨性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無忘失法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安忍，

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無忘失法若淨若不淨，不應觀恒住捨性若淨若不淨。何以故？無忘失法無忘失法自性空，恒住捨性恒住捨性自性空；是無忘失法自性即非自性，是恒住捨性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無忘失法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恒住捨性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無忘失法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安忍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安忍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智若常若無常，不應觀道相智、一切相智若常若無常。何以故？一切智一切智自性空，道相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空；是一切智自性即非自性，是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一切智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道相智、一切

相智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智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智若樂若苦，不應觀道相智、一切相智若樂若苦。何以故？一切智一切智自性空，道相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空；是一切智自性即非自性，是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一切智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道相智、一切相智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智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智若我若無我，不應觀道相智、一切相智若我若無我。何以故？一切智一切智自性空，道相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空；是一切智自性即非自性，是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一切智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道相智、一切相智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智等可得，何況有彼我

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智若淨若不淨，不應觀道相智、一切相智若淨若不淨。何以故？一切智一切智自性空，道相智、一切相智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空；是一切智自性即非自性，是道相智、一切相智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一切智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道相智、一切相智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智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安忍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安忍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陀羅尼門若常若無常，不應觀一切三摩地門若常若無常。何以故？一切陀羅尼門一切陀羅尼門自性空，一切三摩地門一切三摩地門自性空；是一切陀羅尼門自性即非自性，是一切三摩地門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一切陀羅尼門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

一切三摩地門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陀羅尼門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陀羅尼門若樂若苦，不應觀一切三摩地門若樂若苦。何以故？一切陀羅尼門一切陀羅尼門自性空，一切三摩地門一切三摩地門自性空；是一切陀羅尼門自性即非自性，是一切三摩地門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一切陀羅尼門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一切三摩地門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陀羅尼門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陀羅尼門若我若無我，不應觀一切三摩地門若我若無我。何以故？一切陀羅尼門一切陀羅尼門自性空，一切三摩地門一切三摩地門自性空；是一切陀羅尼門自性即非自性，是一切三摩地門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一切陀羅尼門不可得，

彼我無我亦不可得；一切三摩地門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陀羅尼門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陀羅尼門若淨若不淨，不應觀一切三摩地門若淨若不淨。何以故？一切陀羅尼門一切陀羅尼門自性空，一切三摩地門一切三摩地門自性空；是一切陀羅尼門自性即非自性，是一切三摩地門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一切陀羅尼門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一切三摩地門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陀羅尼門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安忍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安忍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預流向預流果若常若無常，不應觀一來向一來果、不還向不還果、阿羅漢向阿羅漢果若常若無常。何以故？

預流向預流果預流向預流果自性空，一來向一來果、不還向不還果、阿羅漢向阿羅漢果一來向乃至阿羅漢果自性空；是預流向預流果自性即非自性，是一來向乃至阿羅漢果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預流向預流果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一來向乃至阿羅漢果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預流向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預流向預流果若樂若苦，不應觀一來向一來果、不還向不還果、阿羅漢向阿羅漢果若樂若苦。何以故？預流向預流果預流向預流果自性空，一來向一來果、不還向不還果、阿羅漢向阿羅漢果一來向乃至阿羅漢果自性空；是預流向預流果自性即非自性，是一來向乃至阿羅漢果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預流向預流果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一來向乃至阿羅漢果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預流向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預流向預流果若我若無我，不應觀一來向一來果、不還向不還果、阿羅漢向阿羅漢果若我若無我。何以故？預流向預流果預流向預流果自性空，一來向一來果、不還向不還果、阿羅漢向阿羅漢果一來向乃至阿羅漢果自性空；是預流向預流果自性即非自性，是一來向乃至阿羅漢果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預流向預流果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一來向乃至阿羅漢果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預流向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預流向預流果若淨若不淨，不應觀一來向一來果、不還向不還果、阿羅漢向阿羅漢果若淨若不淨。何以故？預流向預流果預流向預流果自性空，一來向一來果、不還向不還果、阿羅漢向阿羅漢果一來向乃至阿羅漢果自性空；是預流向預流果自性即非自性，是一來向乃至阿羅漢果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預流向預流果不可得，彼淨不淨

亦不可得；一來向乃至阿羅漢果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預流向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安忍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安忍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獨覺菩提若常若無常。何以故？一切獨覺菩提一切獨覺菩提自性空，是一切獨覺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一切獨覺菩提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獨覺菩提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獨覺菩提若樂若苦。何以故？一切獨覺菩提一切獨覺菩提自性空，是一切獨覺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一切獨覺菩提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獨覺菩提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

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獨覺菩提若我若無我。何以故？一切獨覺菩提一切獨覺菩提自性空，是一切獨覺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一切獨覺菩提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獨覺菩提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獨覺菩提若淨若不淨。何以故？一切獨覺菩提一切獨覺菩提自性空，是一切獨覺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一切獨覺菩提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獨覺菩提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安忍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安忍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菩薩

摩訶薩行若常若無常。何以故？一切菩薩摩訶薩行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自性空，是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一切菩薩摩訶薩行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菩薩摩訶薩行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若樂若苦。何以故？一切菩薩摩訶薩行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自性空，是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一切菩薩摩訶薩行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菩薩摩訶薩行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若我若無我。何以故？一切菩薩摩訶薩行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自性空，是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一切菩薩摩訶薩行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菩薩摩訶薩行可得，何況有彼我與

無我！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若淨若不淨。何以故？一切菩薩摩訶薩行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自性空，是一切菩薩摩訶薩行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一切菩薩摩訶薩行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一切菩薩摩訶薩行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安忍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安忍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若常若無常。何以故？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自性空，是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諸佛無上正等菩提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

不應觀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若樂若苦。何以故？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自性空，是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諸佛無上正等菩提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若我若無我。何以故？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自性空，是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諸佛無上正等菩提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安忍波羅蜜多，不應觀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若淨若不淨。何以故？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自性空，是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自性即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安忍波羅蜜多。於此安忍波羅蜜多，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諸佛無上正等菩提可得，何況有彼淨與

不淨！汝若能修如是安忍，是修安忍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
是為宣說真正安忍波羅蜜多。」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五十八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五十九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初分校量功德品第三十之五十七

時，天帝釋復白佛言：「世尊！云何諸善男子、善女人等說無所得淨戒波羅蜜多名說真正淨戒波羅蜜多？」

佛言：「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淨戒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色若常若無常，不應觀受、想、行、識若常若無常。何以故？色色自性空，受、想、行、識受、想、行、識自性空；是色自性即非自性，是受、想、行、識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色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受、想、行、識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色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色若樂若苦，不應觀受、想、行、識若樂若苦。何以故？色色自性空，受、想、行、識受、

想、行、識自性空；是色自性即非自性，是受、想、行、識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色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受、想、行、識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色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色若我若無我，不應觀受、想、行、識若我若無我。何以故？色色自性空，受、想、行、識受、想、行、識自性空，是色自性即非自性，是受、想、行、識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色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受、想、行、識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色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色若淨若不淨，不應觀受、想、行、識若淨若不淨。何以故？色色自性空，受、想、行、識受、想、行、識自性空；是色自性即非自性，是受、想、行、識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

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色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受、想、行、識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色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淨戒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淨戒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眼處若常若無常，不應觀耳、鼻、舌、身、意處若常若無常。何以故？眼處眼處自性空，耳、鼻、舌、身、意處耳、鼻、舌、身、意處自性空；是眼處自性即非自性，是耳、鼻、舌、身、意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眼處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耳、鼻、舌、身、意處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眼處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眼處若樂若苦，不應觀耳、鼻、舌、身、意處若樂若苦。何以故？眼處眼處自性空，耳、

鼻、舌、身、意處耳、鼻、舌、身、意處自性空；是眼處自性即非自性，是耳、鼻、舌、身、意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眼處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耳、鼻、舌、身、意處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眼處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眼處若我若無我，不應觀耳、鼻、舌、身、意處若我若無我。何以故？眼處眼處自性空，耳、鼻、舌、身、意處耳、鼻、舌、身、意處自性空；是眼處自性即非自性，是耳、鼻、舌、身、意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眼處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耳、鼻、舌、身、意處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眼處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眼處若淨若不淨，不應觀耳、鼻、舌、身、意處若淨若不淨。何以故？眼處眼處自性空，耳、

鼻、舌、身、意處耳、鼻、舌、身、意處自性空；是眼處自性即非自性，是耳、鼻、舌、身、意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眼處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耳、鼻、舌、身、意處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眼處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淨戒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淨戒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色處若常若無常，不應觀聲、香、味、觸、法處若常若無常。何以故？色處色處自性空，聲、香、味、觸、法處聲、香、味、觸、法處自性空；是色處自性即非自性，是聲、香、味、觸、法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色處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聲、香、味、觸、法處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色處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色處若樂若苦，不應觀聲、香、味、觸、法處若樂若苦。何以故？色處色處自性空，聲、香、味、觸、法處聲、香、味、觸、法處自性空；是色處自性即非自性，是聲、香、味、觸、法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色處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聲、香、味、觸、法處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色處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色處若我若無我，不應觀聲、香、味、觸、法處若我若無我。何以故？色處色處自性空，聲、香、味、觸、法處聲、香、味、觸、法處自性空；是色處自性即非自性，是聲、香、味、觸、法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色處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聲、香、味、觸、法處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色處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色處若淨若不淨，不應觀聲、香、味、觸、法處若淨若不淨。何以故？色處色處自性空，聲、香、味、觸、法處聲、香、味、觸、法處自性空；是色處自性即非自性，是聲、香、味、觸、法處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色處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聲、香、味、觸、法處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色處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淨戒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淨戒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眼界若常若無常，不應觀色界、眼識界及眼觸、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若常若無常。何以故？眼界眼界自性空，色界、眼識界及眼觸、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色界乃至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眼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色界乃至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

眼界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色界乃至眼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眼界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眼界若樂若苦，不應觀色界、眼識界及眼觸、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樂若苦。何以故？眼界眼界自性空，色界、眼識界及眼觸、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色界乃至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眼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色界乃至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眼界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色界乃至眼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眼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眼界若我若無我，不應觀色界、眼識界及眼觸、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我若無我。何以故？眼界眼界自性空，色界、眼識界及眼觸、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色界乃至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眼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色界乃至眼觸為緣所生

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眼界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色界乃至眼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眼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眼界若淨若不淨，不應觀色界、眼識界及眼觸、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淨若不淨。何以故？眼界眼界自性空，色界、眼識界及眼觸、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色界乃至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眼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色界乃至眼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眼界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色界乃至眼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眼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淨戒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淨戒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耳界若常若無常，不應觀聲界、耳識界及耳觸、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若常若無常。何以故？耳界耳界自性空，聲界、耳識界及耳觸、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聲界乃至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耳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聲界乃至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耳界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聲界乃至耳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耳界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耳界若樂若苦，不應觀聲界、耳識界及耳觸、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樂若苦。何以故？耳界耳界自性空，聲界、耳識界及耳觸、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聲界乃至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耳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聲界乃至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耳界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聲界乃至耳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耳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

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耳界若我若無我，不應觀聲界、耳識界及耳觸、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我若無我。何以故？耳界耳界自性空，聲界、耳識界及耳觸、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聲界乃至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耳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聲界乃至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耳界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聲界乃至耳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耳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耳界若淨若不淨，不應觀聲界、耳識界及耳觸、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淨若不淨。何以故？耳界耳界自性空，聲界、耳識界及耳觸、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聲界乃至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耳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聲界乃至耳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耳界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聲界乃至耳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

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耳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淨戒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淨戒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鼻界若常若無常，不應觀香界、鼻識界及鼻觸、鼻觸為緣所生諸受若常若無常。何以故？鼻界鼻界自性空，香界、鼻識界及鼻觸、鼻觸為緣所生諸受香界乃至鼻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鼻界自性即非自性，是香界乃至鼻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鼻界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香界乃至鼻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鼻界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鼻界若樂若苦，不應觀香界、鼻識界及鼻觸、鼻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樂若苦。何以故？鼻界鼻界自性空，香界、鼻識界及鼻觸、鼻觸為緣所

生諸受香界乃至鼻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鼻界自性即非自性，是香界乃至鼻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鼻界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香界乃至鼻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鼻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鼻界若我若無我，不應觀香界、鼻識界及鼻觸、鼻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我若無我。何以故？鼻界鼻界自性空，香界、鼻識界及鼻觸、鼻觸為緣所生諸受香界乃至鼻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鼻界自性即非自性，是香界乃至鼻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鼻界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香界乃至鼻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鼻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鼻界若淨若不淨，不應觀香界、鼻識界及

鼻觸、鼻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淨若不淨。何以故？鼻界鼻界自性空，香界、鼻識界及鼻觸、鼻觸為緣所生諸受香界乃至鼻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鼻界自性即非自性，是香界乃至鼻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鼻界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香界乃至鼻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鼻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淨戒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淨戒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舌界若常若無常，不應觀味界、舌識界及舌觸、舌觸為緣所生諸受若常若無常。何以故？舌界舌界自性空，味界、舌識界及舌觸、舌觸為緣所生諸受味界乃至舌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舌界自性即非自性，是味界乃至舌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舌界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味界乃至舌觸

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舌界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舌界若樂若苦，不應觀味界、舌識界及舌觸、舌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樂若苦。何以故？舌界舌界自性空，味界、舌識界及舌觸、舌觸為緣所生諸受味界乃至舌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舌界自性即非自性，是味界乃至舌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舌界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味界乃至舌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舌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舌界若我若無我，不應觀味界、舌識界及舌觸、舌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我若無我。何以故？舌界舌界自性空，味界、舌識界及舌觸、舌觸為緣所生諸受味界乃至舌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舌界自性即非自性，是味界乃至舌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

於此淨戒波羅蜜多，舌界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味界乃至舌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舌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舌界若淨若不淨，不應觀味界、舌識界及舌觸、舌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淨若不淨。何以故？舌界舌界自性空，味界、舌識界及舌觸、舌觸為緣所生諸受味界乃至舌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舌界自性即非自性，是味界乃至舌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舌界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味界乃至舌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舌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淨戒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淨戒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身界若常

若無常，不應觀觸界、身識界及身觸、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若常若無常。何以故？身界身界自性空，觸界、身識界及身觸、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觸界乃至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身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觸界乃至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身界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觸界乃至身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身界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身界若樂若苦，不應觀觸界、身識界及身觸、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樂若苦。何以故？身界身界自性空，觸界、身識界及身觸、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觸界乃至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身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觸界乃至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身界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觸界乃至身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身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身界若我若無我，不應觀觸界、身識界及身觸、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我若無我。何以故？身界身界自性空，觸界、身識界及身觸、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觸界乃至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身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觸界乃至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身界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觸界乃至身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身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身界若淨若不淨，不應觀觸界、身識界及身觸、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淨若不淨。何以故？身界身界自性空，觸界、身識界及身觸、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觸界乃至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身界自性即非自性，是觸界乃至身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身界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觸界乃至身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身界等可

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淨戒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淨戒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眼界若常若無常，不應觀法界、意識界及意觸、意觸為緣所生諸受若常若無常。何以故？眼界眼界自性空，法界、意識界及意觸、意觸為緣所生諸受法界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眼界自性即非自性，是法界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眼界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法界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眼界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眼界若樂若苦，不應觀法界、意識界及意觸、意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樂若苦。何以故？眼界眼界自性空，法界、意識界及意觸、意觸為緣所生諸受法界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意

界自性即非自性，是法界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眼界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法界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眼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眼界若我若無我，不應觀法界、意識界及意觸、意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我若無我。何以故？眼界眼界自性空，法界、意識界及意觸、意觸為緣所生諸受法界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眼界自性即非自性，是法界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眼界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法界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眼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眼界若淨若不淨，不應觀法界、意識界及意觸、意觸為緣所生諸受若淨若不淨。何以故？

意界意界自性空，法界、意識界及意觸、意觸為緣所生諸受法界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空；是意界自性即非自性，是法界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意界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法界乃至意觸為緣所生諸受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意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淨戒波羅蜜多。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五十九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六十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初分校量功德品第三十之五十八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淨戒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地界若常若無常，不應觀水、火、風、空、識界若常若無常。何以故？地界地界自性空，水、火、風、空、識界水、火、風、空、識界自性空；是地界自性即非自性，是水、火、風、空、識界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地界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水、火、風、空、識界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地界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地界若樂若苦，不應觀水、火、風、空、識界若樂若苦。何以故？地界地界自性空，水、火、風、空、識界水、火、風、空、識界自性空；是地界自性即非自性，是水、火、風、空、識界

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地界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水、火、風、空、識界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地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地界若我若無我，不應觀水、火、風、空、識界若我若無我。何以故？地界地界自性空，水、火、風、空、識界水、火、風、空、識界自性空；是地界自性即非自性，是水、火、風、空、識界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地界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水、火、風、空、識界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地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地界若淨若不淨，不應觀水、火、風、空、識界若淨若不淨。何以故？地界地界自性空，水、火、風、空、識界水、火、風、空、識界自性空；是地界自性即非自性，是水、火、風、空、識界

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地界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水、火、風、空、識界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地界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淨戒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淨戒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無明若常若無常，不應觀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若常若無常。何以故？無明無明自性空，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自性空；是無明自性即非自性，是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無明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無明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無明若樂若苦，不應觀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若樂若苦。何以故？無明無明自性空，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自性空；是無明自性即非自性，是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無明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無明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無明若我若無我，不應觀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若我若無我。何以故？無明無明自性空，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自性空；是無明自性即非自性，是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無明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

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無明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無明若淨若不淨，不應觀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若淨若不淨。何以故？無明無明自性空，行、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愁歎苦憂惱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自性空；是無明自性即非自性，是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無明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行乃至老死愁歎苦憂惱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無明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淨戒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淨戒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布施波羅

蜜多若常若無常，不應觀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若常若無常。何以故？布施波羅蜜多布施波羅蜜多自性空，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自性空；是布施波羅蜜多自性即非自性，是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布施波羅蜜多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布施波羅蜜多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布施波羅蜜多若樂若苦，不應觀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若樂若苦。何以故？布施波羅蜜多布施波羅蜜多自性空，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自性空；是布施波羅蜜多自性即非自性，是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布施波羅蜜多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布施波羅蜜多等可得，何況有

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布施波羅蜜多若我若無我，不應觀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若我若無我。何以故？布施波羅蜜多布施波羅蜜多自性空，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自性空；是布施波羅蜜多自性即非自性，是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布施波羅蜜多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布施波羅蜜多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布施波羅蜜多若淨若不淨，不應觀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若淨若不淨。何以故？布施波羅蜜多布施波羅蜜多自性空，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自性空；是布施波羅蜜多自性即非自性，是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自性亦非自性，

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布施波羅蜜多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淨戒乃至般若波羅蜜多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布施波羅蜜多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淨戒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淨戒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內空若常若無常，不應觀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若常若無常。何以故？內空內空自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自性空；是內空自性即非自性，是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

羅蜜多，內空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內空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內空若樂若苦，不應觀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若樂若苦。何以故？內空內空自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自性空；是內空自性即非自性，是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內空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內空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

不應觀內空若我若無我，不應觀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若我若無我。何以故？內空內空自性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自性空；是內空自性即非自性，是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內空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內空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內空若淨若不淨，不應觀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若淨若不淨。何以故？內空內空自性

空，外空、內外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無性自性空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自性空；是內空自性即非自性，是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內空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內空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淨戒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淨戒波羅蜜多，作如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真如若常若無常，不應觀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若常若無常。何以故？真如真如自性空，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法界乃至不思議界自性空；是真如自性即非

自性，是法界乃至不思議界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真如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法界乃至不思議界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真如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真如若樂若苦，不應觀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若樂若苦。何以故？真如真如自性空，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法界乃至不思議界自性空；是真如自性即非自性，是法界乃至不思議界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真如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法界乃至不思議界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真如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真如若我若無我，不應觀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

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若我若無我。何以故？真如真如自性空，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法界乃至不思議界自性空；是真如自性即非自性，是法界乃至不思議界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真如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法界乃至不思議界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真如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真如若淨若不淨，不應觀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若淨若不淨。何以故？真如真如自性空，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離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法界乃至不思議界自性空；是真如自性即非自性，是法界乃至不思議界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真如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法界乃至不思議界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真如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

不淨！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淨戒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淨戒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苦聖諦若常若無常，不應觀集、滅、道聖諦若常若無常。何以故？苦聖諦苦聖諦自性空，集、滅、道聖諦集、滅、道聖諦自性空；是苦聖諦自性即非自性，是集、滅、道聖諦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苦聖諦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集、滅、道聖諦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苦聖諦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苦聖諦若樂若苦，不應觀集、滅、道聖諦若樂若苦。何以故？苦聖諦苦聖諦自性空，集、滅、道聖諦集、滅、道聖諦自性空；是苦聖諦自性即非自性，是集、滅、道聖諦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苦聖諦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集、滅、道

聖諦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苦聖諦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苦聖諦若我若無我，不應觀集、滅、道聖諦若我若無我。何以故？苦聖諦苦聖諦自性空，集、滅、道聖諦集、滅、道聖諦自性空；是苦聖諦自性即非自性，是集、滅、道聖諦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苦聖諦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集、滅、道聖諦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苦聖諦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苦聖諦若淨若不淨，不應觀集、滅、道聖諦若淨若不淨。何以故？苦聖諦苦聖諦自性空，集、滅、道聖諦集、滅、道聖諦自性空；是苦聖諦自性即非自性，是集、滅、道聖諦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苦聖諦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集、滅、道聖諦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苦聖諦等可得，何況有彼淨與不

淨！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是為宣說真正淨戒波羅蜜多。

「復次，憍尸迦，若善男子、善女人等，為發無上菩提心者宣說淨戒波羅蜜多，作如是言：

『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四靜慮若常若無常，不應觀四無量、四無色定若常若無常。何以故？四靜慮四靜慮自性空，四無量、四無色定四無量、四無色定自性空；是四靜慮自性即非自性，是四無量、四無色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四靜慮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四無量、四無色定皆不可得，彼常無常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四靜慮等可得，何況有彼常與無常！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四靜慮若樂若苦，不應觀四無量、四無色定若樂若苦。何以故？四靜慮四靜慮自性空，四無量、四無色定四無量、四無色定自性空；是四靜慮自性即非自性，是四無量、四無色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四靜慮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

四無量、四無色定皆不可得，彼樂與苦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四靜慮等可得，何況有彼樂之與苦！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四靜慮若我若無我，不應觀四無量、四無色定若我若無我。何以故？四靜慮四靜慮自性空，四無量、四無色定四無量、四無色定自性空；是四靜慮自性即非自性，是四無量、四無色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四靜慮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四無量、四無色定皆不可得，彼我無我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四靜慮等可得，何況有彼我與無我！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復作是言：『汝善男子應修淨戒波羅蜜多，不應觀四靜慮若淨若不淨，不應觀四無量、四無色定若淨若不淨。何以故？四靜慮四靜慮自性空，四無量、四無色定四無量、四無色定自性空；是四靜慮自性即非自性，是四無量、四無色定自性亦非自性，若非自性即是淨戒波羅蜜多。於此淨戒波羅蜜多，四靜慮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四無量、四無色定皆不可得，彼淨不淨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此中尚無四靜慮等可得，何況有彼淨

與不淨！汝若能修如是淨戒，是修淨戒波羅蜜多。』

「憍尸迦，是善男子、善女人等作此等說，
是為宣說真正淨戒波羅蜜多。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第一百六十

補闕真言

(三編)

南無喝囉怛那. 哆囉夜耶. 佉囉佉囉. 俱住俱住. 摩囉摩囉. 虎囉. 吽. 賀賀. 蘇怛那. 吽. 潑抹拏. 娑婆訶.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合掌三稱)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 (合掌三稱)

迴向偈

(一編)

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
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

南无护法韦驮尊天菩萨



此咒置經書中可滅誤跨之罪